新疆文史資料选輯

第七輯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新疆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赠04488

新疆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疆维吾尔
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6$\frac{5}{8}$印张1插页

1981年1月第1版1981年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8,000
统一书号：11098·17　　定价：0.65元

内部发行

目　录

盛世才特务控制下的新疆……文斐然（1）

新疆全省公安管理处的产生发展和没落

……赵剑峰等（26）

在盛世才的冤狱里

狱中八年记……周东郊（54）

我卷入了盛世才的政治旋涡……陈方伯（100）

监狱生活回忆……西联华（117）

在盛世才监狱的生活片断……郎道衡（131）

盛世才监狱一百天……安勇新（136）

狱中见闻片断……柴恒森（141）

狱中闻见录……刘德贺（151）

盛世才制造的所谓阴谋暴动案的真相

……柴恒森（158）

从几个侧面看盛世才所谓的大阴谋暴动案
……金国珍（164）
从印书院到《新疆日报》……晋玉林（181）
哈密见闻……徐　智（189）
伊犁辛亥革命时期几种文献简介
……魏长洪（189）
图片：《伊犁白话报》和《新报》……（197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盛世才特务控制下的新疆

文斐然

一、盛世才的特务统治

盛世才这个沙漠上的投机商人，为了实现其贪得无厌的欲望，披上了进步的伪装，招摇撞骗，曾一时欺骗了许多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。但早在一九三九年，当陈潭秋同志接替方林同志工作时，就认清了盛世才是个残民以逞的政治野心家。给他下的评语是："就其出身来说是个地主军阀，就其思想来说想当土皇帝；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。"

盛世才为了攫取新疆的统治地位，在未露头角之前，就抓紧了情报工作，在新疆军校当教官时，就利用支持他的学员，各方探索金树仁及其亲信对他的态度。紫泥泉战役后，黄慕松乍到新疆，就利用军中安下的特务卢毓麟，干掉了推倒金树仁的功臣陶明樾、陈中、李笑天，并收买了东北军中的中级军官，叫他们监视原来的高级将领。这些被收买的人，尔虞我诈，谄媚邀功，当了盛世才的忠实走狗。盛世才见他的统治地位日臻巩固，把分散的特务系统化，建成了特务机关。

第一个特务机关——督办公署侦探队。它是一九三四年

春建立的，队长王玉书，与盛世才有师生之谊，在当学员时是盛世才的耳目。毕业后到张培元部下当下级军官，是盛世才安下的钉子，经常向盛世才报告张培元的动态。整个组织是在总队下设五个分队，队员由盛世才亲自遴选。其条件：在政治上要求浑浑噩噩；行动上老诚持重，在接受任务上必须是唯命是听，盲从附合。就其成员来说，是东北籍与本地人间半。它打击的对象，是军政首领，尤以东北军的高级军官为重点。盛匪曾把王玉书当作心腹，经常招见听取汇报或布置任务。所有被追查的，都建立追查卷，所有的专案，都须经盛世才的审阅批示。内地来人，包括盛匪亲属，无一不在追查之例。

王玉书虽风头一时，终究难逃牢狱之灾，在狱中犹洋洋自得，妙想天开，曾对我讲："坚信盛督办不会害我，我终有出头露面的一天"。从王玉书历次吞吐而又含蓄的谈话中，使我了解到一个长期不解之谜。我来新疆途经蒙古草原，在旅途中只花硬币，到后剩余几个银元，一天我到南门一个维族经营金银的商店兑换纸币，翌日就被盛匪发觉，他在电话上问"你生活困难吗？"我回答"没有。"他又说"那么你去换……"言犹未尽，就哼了声把耳机放下了。我很纳闷，我白天上课，寅夜编报，无暇上街，偶然一次，竟惊动了最高当局？从王玉书言语流露中恍然大悟，并初步认识了新疆环境之特殊。

第二个特务组织——新疆政治监察管理局。它于一九三七年秋成立，代替了督署侦探队。局长由王玉书代理，局下分侦查、审讯、国际、军事、政治五科。后易名为保安局，盛自兼局长，派张义吾为副局长，代行局长职权。张曾在莫

斯科学高级射击，被阿不列索夫引荐到新疆。保安局的秘书长是王立祥，是斯大林派遣的联共，他在保安局的权力要大于张义吾。保安局的骨干分子，由三部分人组成：一是来自苏联，被斯大林派遣或放逐而来的；二是盛匪的宗派同乡、同学、号称十大博士中的王延龄、郎道衡、程东白，他们除一般特工之外，做为盛世才的亲信，负有监视苏联来人的任务；三是当地人，如哈族的阿宝、维族的哈的尔阿吉与牙生、汉族的有李基与刘文选等人。各县都有分局，形成了全疆的特务网。

在四监时曾与原保安局侦察科胡鹏举同号，说他直接领导特工人员八十余人，多为行政机关与文教部门的职工。对每个公职人员都立有追查专卷，即盛匪的妹丈、大特务彭吉元也不例外。国民党派来新疆的两个厅长，高惜冰与彭昭贤，特务蜂拥，轮流跟踪，他们一言一行，都有详细的记录。的确，盛世才统治新疆十二年，地位巩固的极大程度，是借助特务机关的力量。一、对政府机关高级干部、部队的军官的生活起居言行，都了若指掌；二，消除了政敌，吓跑了高惜冰与彭昭贤，国民党囊括新疆的企图不能得逞。拿马仲英的背景，白俄的活动，英德教堂，维回寺坊，一切活动都在掌握之中。并累次三番大规模逮捕，一般工作人员，人民群众，都喘息于恐怖之中；三，加强边防，封锁了内部情况，杜绝了国民党及外敌的渗透；四，斯大林根据边务处提供的情报，新疆一有风吹草动，红军立即遮天蔽日而来。例如哈萨克外逃，尧乐博士蠢动，马虎山与麻木提在南疆肇乱，借苏联之助，势如高屋建瓴，迅速镇压下去。

最后一个特务机关——公安管理处，是保安局的易

名，而任务未变，只是在组织规模上进一步扩大，特务遍布穷乡僻壤，连一般群众都有人跟踪。在机关与群众组织的正副头脑之间，都被盛利用，互相监视，互相告密。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，开始对联共不信任，公安管理处从苏联来的干部全部调出，完全摆脱了苏联的影响，盛世才就一手遮天为所欲为了。大特务李英奇与李溥霖，得天独厚，他俩成了盛匪政权的两个主要支柱。这两个坏蛋，头脑简单，不学无术，但他们残酷与毒辣的手段，都是史无前人的。他们完全顺应盛匪的"宏伟"计划，一切阴谋暴动案，都能得心应手的泡制出笼。公安管理处处长的变动，是副官长赵剑锋接替了张义吾，李英奇又替代了赵剑锋，时间最长，而又"立功"最多的自然是李英奇了。

盛世才政权的实质，就是特务统治。行政干部多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。就是一级政权来说，是公安局长指挥县长，而不是县长指挥公安局长。据沙里福汗在狱中讲："我身为阿山行政长，毫无权利，一切仰仗公安局长曹天爵的鼻息行事。行署有一位科长被捕，他妻子当夜被公安局的一个职员强奸，被奸污的女人向我叙述经过，我怒火万丈，但不敢向盛督办报告。因在一九三六年一次会上听督办讲了一个政治家的用人标准，只要对政权有利，纵有错误或能力差应当重用，反之，任你才高八斗，力驭千钧，也要涉嫌除掉，这样的用人标准，我们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？"

为进一步了解盛匪的特务统治，有必要谈谈回族败类大特务刘秉德，他在盛匪政权中的地位，可与李英奇、李溥霖并驾齐驱的。盛匪为刘秉德特在四监院内盖了一幢二层楼，因人设事，成立了一个视察处，委刘为处长，任务是搜集无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所不包的情况，进行分析研究。内勤多是从狱中提出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条件是“立功赎罪”，所以工作是特别起劲。刘秉德专心致志于助纣为虐，为了进一步讨好于盛世才，曾把他掌握的视察处吹捧为“伟大领袖的伟大发明”。什么伊犁归化调查；南疆依禅活动；边卡内外专卷，……真是包罗万象。那时盛世才尚未抖掉马列主义外衣，尽量栽进一些马列主义观点和装璜上许多美丽的词句。它与科研风马牛不相及，其设置目的是镇压人民，屠戮异己，妄想以大量的“科学”根据，把伪造的阴谋暴动案，粉饰加工，弄到逻辑严紧与天衣无缝地步。三区革命时，刘秉德自报奋勇，请缨负重，国民党派他为宣慰使去伊犁瓦解群众，为革命群众剖心挖眼，五股分尸了。

盛世才并不完全信任他特设的机关。单线联系的特务，更是星罗棋布。举例，他的写作卫士章文天，军校学员高明山，阿山金矿局长周万青，官药房经理李佩珂，……东北军将领多死在周万青之手。杜重远一案的“犯人”，多是李佩珂罗织在内的，往往这些害人虫与被害者同归于尽。总之，在特务统治下的新疆，“存在是偷生，死者长已矣！”各族人民都在盛匪特务的套索下残喘，他们渴望光明，渴望自由呼息，正如涸辙之鲋，急谋斗勺之水一样，这就是特务统治下的新疆啊！

二、盛世才的阴谋暴动案

第一次阴谋暴动案，是从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开始的。在支援七、七抗战的群众集会以后，盛世才召集一些联共和《新疆

日报》的编辑谈话，他说在群众大会上，根据他的卫士报告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歹徒要跳上台去刺杀督办……可是那天我与章文天担任大会记录，座次靠近盛世才，这次被召集的联共与其他报社编辑也都在主席台上，谁也未发觉有那样一个歹徒，会场秩序井然，未有任何骚动。我那时年轻，勇敢而经验不足，会后我去问了联共的负责人之一王寿成，他面色灰暗与往常不同，他只说了一句，“政治是复杂的，不能只从现象上看问题”。虽然他不愿作具体分析，我得到一个模糊的结论，盛世才召集谈话的目的，是基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舆论准备。紧接着就有公安管理处开始捉人，第一个从张馨家里把一个叫做张九皋的卸任县长抓走了；第二是张馨的同乡郝裁缝；第三个是教育厅张馨的秘书张某某，……总之，是围绕张馨的一些庸人官吏，他们在刑具面前发抖，几记耳光竟敢胡说八扯起来，他们按法官的意图，都矛盾百出的写了自白，说张馨谋反，要推翻政府，并唆使一个囚徒，在七、七群众集会时，要上台谋刺督办。因为张馨虽是旧官吏，但有个人见解不愿盲从附和，他曾参与过刺杀杨增新与推翻金树仁两次政变，盛世才选中这样的一个对象不是没有根据的。张馨是以好谋反著称，所以第一次阴谋暴动案，就以逮捕张馨为序幕了。

事件逐渐扩大，到一九三七年的九月，省督两署的主要干部相继被捕了。新疆“四一二”参与者、民政厅副厅长兰彦寿在狱中讲：“一九三七年八月，军法处长冯梁到他家，说“奉督办谕，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，在新疆组织了一个阴谋暴动案，并从天津汇来大批金钱，收买了许多人，你是参加了，只须坦白交待，争取督办从宽处理，还可以嘉

奖”。这一突然袭击的霹雳，兰彦寿吓得目瞪口呆，迟迟说：“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”。冯梁走后，兰彦寿辗转呻吟几夜失眠。以后冯梁几次登门逼问，最后兰彦寿义正词严地说：“请转告督办，四一二政变后，我奔走和平，努力建设，一向拥护政府，从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”。八月底兰彦寿被捕了，九月初冯梁也被捕了，冯在刑讯下，把他曾强加到兰彦寿头上的罪名，完全自己揽了下来，还拉扯了几百人，不分亲疏，凡冯梁能记起姓名的人，毫无遗漏地列入了他的自白书。冯梁还与兰彦寿对过质，在证人面前，在“刑死勿论”的前提下，兰彦寿的自白书，终于泡制成功了。

在七七抗战爆发后，盛世才表示抗日，发出了一个所谓“披肝沥胆力陈中央的酷电”，蒋匪帮欲对新疆一梦黄粱再现，一九三七年十月，大特务陈立夫来到新疆。在为陈立夫特设的欢迎宴会上，盛世才向陈立夫祝酒，掷杯为号，当场逮捕了和加尼牙孜及一批高级干部，吓得陈立夫面如白纸，屎流屁滚地逃回南京。第一次阴谋暴动案，逮捕和加尼牙孜达到高潮，到一九三七年底，在新疆工作的联共，除王宝乾外，都被逮捕，可以说盛世才泡制这场阴谋暴动案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。

一九四〇年的四月，和加尼牙孜被审讯了。他在自白书上这样写着“各种刑我都受过了，并且承认了自己是主谋，我宁愿牺牲自己生命，但不想害别人。”隔些日子，牙生拿来许多文件对我说：“现在我来给你帮忙来了，黄翰章、张馨、冯梁。徐廉……他们都说了，你不说，罪过都归在你一个人头上，你说了，对政府是有利的。”我说：“虽然对政府有利，但是冤枉人的事情我不能干。”牙生又说：“新政

府的政策就是这样，你这样干就'对了'。”以后我回到号里，把牙生的话和同号的人讲了，有个叫李仁思的人劝我说，别人都说了你就说吧，政府不一定要你的命。以后我决定向牙生说谎了，他启发一句，我就重复一句，顺着牙生的话，还是说不完全，以后就干脆由牙生替我讲了。这样凑起来，还不够牙生要求的百分之十。

从东花园枪声起，到第一次阴谋暴动案结束止，所有四一二功勋人物，替他创业的东北军将领，包括消灭张培元收复南疆的刘斌，帮助他建立巩固政权的人，包括在新疆工作的文官科长以上，武职校官以上，除了其妻系亲属，绝大多数陷入了悲惨的冤狱之中。有的消灭了，联共党员被斯大林要走了，个别的借故逃脱了。总之，这次“阴谋暴动案”规模之大，是新疆历史上空前的。盛世才的威风“朋友见面不说话，闹市冷落车马稀，孩子不敢哭，泼妇不敢吵，猎犬卧病鸡不啼”。我用一首诗记当年的恐怖：“忆昔盛匪窃政权，六大政策把人瞒。天山南北有悲哀，千家万户无壮男。无罪而囚有夫寡，血漫沙漠骨积山。社会交际罕来往，更怕寅夜扣门环！”恐怖到了这样程度，晚上不敢睡觉，竖耳静听，闻有人敲门，立即感到大祸之来临。

炮制这次冤狱的目的有三：一、把有威信、有声誉、有社会影响的人消灭掉，施行其高压与庸人当政相结合的政策；二、投机转向，舍联共而欺骗中共；三、攫取各族人民的财产为己有。有一个替盛世才清理“逆产”的人叫乌云珠（满人，郎道衡之父）曾亲口对我讲，盛世才从新疆盗走黄金十几万两，羚羊角两吨，五克拉钻石几百颗。是新疆土产公司经理铁昆替他押运晋关的。盛匪走后，新疆流行一种民谣：“盛世

才讲清廉，几十汽车拉不完，三架飞机不算数，两千骆驼在后边”。

第二次阴谋暴动案，发生在一九四〇年，盛匪宣称，“案情复杂，是以杜重远为中心的汪精卫汉奸案。汪精卫把杜重远派来新疆，包括被杜重远介绍来的教育与文艺工作者、民主人士，他们与新疆军政文教各界人士串通一气，形成了三个支流：一是以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库尔班尼牙孜为核心的“帝国主义托派间谋案”，罗织在内的是少数民族的官吏，大商人；二是以沙里福汗为首的“阿山暴动案”，罗织在内的有阿山行政、经济、文教各界的机关首脑，宗教上层人士，牧民头目和一些普通牧民；三是以边务处陈培生（原名刘治中）与武佐军为首的陈武系的“帝国主义间谍案”，罗织在内的有边务处的骨干、军政界首领、以及普通干部。根据盛匪以上宣布的三个系统，没有被罗织在内的，当然是极少的了。

盛匪进一步弄假成真地说：“这个暴动案有两手准备，策划在一九三九年的九一八，发动武装暴动，或者一九四〇年的四一二举动”。这次被捕主要的如杜重远及他的秘书孙蓬，库尔班尼牙孜和他的随从兵热外都拉，沙里福汗及其亲近人谢里福，陈培生躲在兰州幸免，捉了他的学生孟宪章与副处长武佐军。这些人在第二监狱，都遭受了惨绝人寰的毒刑，结果都按盛匪特务预先绘制的兰图，写了各人的自白书。

这里着重介绍一下所谓中心人物杜重远，就是抗战前在上海编《新生》杂志，写了一篇反日并影射蒋介石的文章《闻话皇帝》，刺激了蒋匪帮曾与爱国七君子前后被国民党逮

捕，获释后一九三七年的十月来到新疆，写过《三度天山》、《盛世才与新新疆》……等不少吹捧盛世才的文章。他在被捕的前一日，还向新疆学院的学生吹捧盛世才，藉以煊赫自己，说盛世才以上宾之礼相待，盛世才请他修改伟大的著作《六大政策教程》。言语谄媚，感恩戴德之余，竟成了第二次阴谋暴动案的中心人物了，实在令人哭笑不得。

杜重远毕竟是个文弱书生，看他在三木之下，竟说了些什么。“我决非托派，硬说我是托派，此系最痛苦，比受刑还苦。真奇怪，你们所说，就象比我自己还清楚，但问我自己有这样事没有，我自己总比你们详细。……我不了解，为什么一定说我是托派？汉奸、托匪都加在我头上了，我究竟是什么东西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这些话都不能说，一说就有问题，就说我翻供，我决不翻供，哎呀，我那个供是怎么写出来的呀！”

伪造杜案的人，是盛世才单线联系的大特务李佩珂。李佩珂害了杜重远后，自己将与杜重远同归于尽，却又想翻案，他的自白中写着：“他们问过我与杜重远的关系，连杜重远住在那里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在那七天七夜的罚站，不准睡觉，我的腿肿得要撑破了裤子，两个法官问我，没有事实无法答复，于是就来了一个隔帐对质，叫第三个人说话，叫我站在帐子后面听，监狱员监视着，不许我说话，他的话都变成了我的口供。……

杜案与前案也有共同之处，镇压的对象，主要是群众中，特别是在青年学生中享有一定威信的人，那个人课讲得好，那个人剧演得好，那个人讲演能吸引群众，那就犯了滔天大罪，必被一网打尽。所以著名演员赵丹、徐韬、朱今

明、王为一……与杜同时被捕。盛匪经常找知识青年谈话，过去他讲过，“知识分子爱造反，黄巢就是一例。”他接近知识分子的目的可能为了这个。有个留学生叫袁景云，只说延安来的人说话有条理，另一个青年叫马志良，当盛问他的志愿时他说：“最后的归宿是延安”，他们都遭到杀害。

所以盛世才的政权，只是为了他个人的统治，你进步也好，落后也好，革命也好，反革命也好，对他来说，都是无所谓的事。他的眼中刺，肉中钉，分秒不能容忍的有两种人：一是在群众中享有威信的，一是盛匪主观上认为是不可靠的。如果谁暂时的没有被关起来，或者投鼠异器，或者是因为那个人身上的使用价值还没有枯竭而已。从以上两次阴谋暴动案，看出盛匪的险狠凶残，超过桀纣。恰如鲁迅所描绘的“压服不够，还要‘除恶务尽’，杀掉不够，还要‘食肉寝皮’”。

第三次阴谋暴动案，即所谓“四一二阴谋暴动案”。

这一次，是从盛匪枪杀盛世骐而揭幕的。关于盛世骐的死，欲盖弥彰，自相矛盾。一九四二年三月底，盛匪在追悼会上讲：“因侄儿玩枪，走火而误伤”；事隔一月，在《新新疆》杂志上，一篇署名为晋庸的文章中说：“四一二阴谋暴动案，是谋刺本省最高长官，以及忠实政府的军政人员，不幸盛旅长世骐，竟在三月十九日，遭该组织的暗算。……盛旅长被刺后，侦察枪杀情形及伤口，以及死前死后政治与军事方面的症候，非个人之仇杀，乃政治上的阴谋。经审讯重要案犯臧谷峰与李一欧等人之后，遂得整个阴谋案的计划和图的，就是推翻六大政策，建立脱离中国的伪政府。参加人数主要的有：民政厅长周彬（毛泽民）和田警备司令潘柏

南、行政长卢毓麟、喀什行政长陈方伯、新疆日报社长王宝乾、焉耆行政长于德一，财监会委员长王齐勋、军官学校参谋长郭德祺、土产公司正副经理马郊与肖作鑫、机械化旅参谋长彭焕戈、团长赵景棠。空前大规模暴动案在陆续审讯中……”。

真相如何？看肖作鑫的供认：“受共产党的指使，诱奸陈秀英，又把陈秀英转手介绍给×××。”肖在写供词的时间，恰是陈秀英随盛世骐从莫斯科回国，正在生产坐褥期间，而且在肖的供词中，说不出陈秀英的住处，在审讯陈秀英过程酷刑与诱惑兼施的情况，只承认与肖某有过暧昧关系，这与共产党毫无相干，最后连与肖之事全部推翻了。

再从两个目击者提供的情况看：陈文范是参谋处的参谋，是与盛世骐不但肝照相照，而且过往频繁。盛世骐在莫斯科红军大学学习，一九四一年底，在苏德战争紧张之际，盛匪信电频催，要盛世骐回国。回来后，他与盛匪经常争吵，甚至有时击案相骂，被杀前数日，盛匪轻装简从来到他的寓所，盛匪态度和缓，言语恭逊，规劝盛世骐改变政治态度，他说：“德、日、意三国形成同盟，抗日绝无胜利希望，国民党不能救中国，同样共产党也不能救中国。我们应当适应潮流。当前局势不稳，已至紧要关头，念手足情谊，必须风雨同舟！”盛世骐，涕泪阑干地说：“我记起唐诗上的两句‘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’，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，这次世界大战，西方有斯大林、东方有毛泽东，法西斯虽然疯狂一时，将来一定复灭。军人以战斗为天职，失败当与国土偕亡，你执意胡闹宁愿领老母去讨饭，绝不走投降与毁灭之路！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